

革命故事会

4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革命故事会

第四期目录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 ~~~~~
- 闯滩·····上海市物资局业余文艺创作组(1)
- 试航·····姚原刚改编(8)
- 银珠姑娘·····丁凤岳(17)
- 快三嫂·····金山县山阳公社创作组(28)
- 钢筋·····陈圣来(35)

- 奇袭白虎团·····许逸周改编(41)

· 故事新编 ·

- 风雷激荡大泽乡·····上海工程机械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58)
- 怒捣大成殿·····毛彩庭编讲(63)
- 桑弘羊舌战群儒·····机电一局革命故事员学习小组编(70)

· 经验交流 ·

我们是怎样开展工厂革命故事活动的

·····上海材料厂五线

• 创作体会 •

为发光的年代唱赞歌

.....革命故事集《发光的年代》创作组(77)

• 小 讲 座 •

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谈讲好革命故事必须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沈正艳 顾炎培(82)

• 简 讯 •

普陀区胶州街道大力开展革命故事活动.....(50)

座谈革命故事集《发光的年代》.....(93)

革命故事集

(4)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4,000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统一书号: 10171·390 定价: 0.18元



上海市物资局业余文艺创作组

在南江上游有一个地方叫青龙滩。这青龙滩是著名的天险，两面是悬崖陡壁，江水从两山之间劈山穿石而过，江当中的礁石，星罗棋布，象大大小小的明碉暗堡。一九六七年秋末冬初的一个下午，天正下着倾盆大雨，风刮得呼呼直叫，这青龙滩上更是江涛汹涌，水深流急，惊险万分。

就在这惊涛骇浪之中，有两个红点正在与风浪搏斗。仔细一看，是两个穿红背心的同志在游泳。这么大的风浪，还有人游泳？不！他们是在探礁。明天，上海木材供应站将有一批木排要从这里经过。这青龙滩，滩险流急，大型船只无法通过，所以就将木材两头象一把筷一样用钢丝绳扎牢，扎成木排，利用木材本身的浮力，顺流而下，叫做放排。为了保证木排安全通过青龙险滩，这两个同志就象侦察兵一样，先来探清暗礁情况，确定行排路线，他们不怕风狂雨暴，水急浪高，一定要抓紧时间摸清情况。情况摸清以后，他们一前一后攀着江边的礁石跑上岸来。只见前面一个四十多岁年纪，名叫李震江，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木材供应站的木排工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带头和战友们一起冲杀出来，造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被群众推上领导岗位，是一名新干部。后面一位今年二十多岁，名叫王小江，是李震江的徒

弟，到南江放排还是第一次。

探礁回来，他们顾不得休息，就找几位老工人一起去检查木排。因为这批木排非同一般，是支援上海七〇一二重点工程的特殊用材，根根经过严格挑选。放排前必须进行严格检查，稍有疏忽，明天过青龙滩就会出大事故。经过检查，木排扎得很好，最后检查到第一联排，也就是头排，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连接木排的钢丝绳被人用锉刀锉过，只留下少数几根钢丝还连在一起，锉过的地方并用包电线的黑胶布包好，沉在水中，极不容易发觉。李震江很细致，他把手伸到水中用手摸过，才摸了出来。说明破坏手法极其阴险。老李立刻和大家一起分析情况，有一位老工人反映说：“有一个人很可疑。”啥人？“陆阿山！他平时吊儿郎当，今天中午你们出去探礁，他却顶风冒雨去检查木排，‘积极’得出奇。”小王跳了起来说：“准是他，我去把他抓来！”老李马上制止说：“不！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大家要进一步提高警惕，注意动向。”说完和大家一起采取了安全措施。关照同志们先回宿舍，晚上开会研究明天放排的事。

同志们走后，师徒俩也准备回去，忽听后面有人在喊，回头一看，见有一只小船慢慢地在向木排靠拢，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头戴英雄巾，身穿黑披风，胡须雪白，肩背一根乌黑的钢枪，手里拿一根绳子，绳子头上绕了一个圈圈，嗖的一声，绳子甩过来套住木排，轻轻一拉，船就稳稳地靠了上来。小王很感兴趣，想这位老大爷的绳子功夫真不错，倒有点象草原牧民使用套马索。老李一看，认得是土龙木呷老阿爹，当地贫农协会主任，民兵连副连长，是一位少数民族干部。连忙前去招呼。

老阿爹精神抖擞地对老李讲：“老李同志，今天上午你来

联系以后，我们民兵同志马上研究了您提出的方案，一定护送你们的木排安全过滩，您放心吧！”老李说：“不！情况有些变化！”就将刚才检查木排时发现的情况告诉了老阿爹。一起商量停当，老阿爹带领民兵继续去执行巡江任务。

晚饭以后，宿舍里热气腾腾，大家都对明天怎样过青龙滩献计献策。小王拿出一张青龙滩礁石图，大家称赞小王想得周到，小王讲：“是师傅叫我画的，有了礁石图心中更有数，过礁就更有信心。”但也有的同志为李震江捏着一把汗，这批木排是文化大革命夺权以后运送的第一批木排，是不是能安全闯过青龙滩，事关重大。

李震江发现人群中缺了个陆阿山。正想问小王，见陆阿山急匆匆地奔进来。

陆阿山啥人呢？此人今年五十多岁年纪，父亲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恶霸工头，被人民政府镇压，陆阿山自己也当过包工头，有欺压剥削工人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前，他隐瞒了反动出身和罪行，钻进了工人阶级队伍。因为他对放排技术有一套，自称为“南江通”，被走资派重用，担任运排组长，运排业务一把抓。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发现此人政治面目不清，撤了他运排组长的职务，仍安排在排上劳动。他表面上还老实，实际很不甘心，对文化大革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陆阿山一走进来，老李就问他到哪里去了。“噢！我来晚了，我去看毛病去了。”实际上是到镇上去探探情况，摸摸“气候”。“是不是老毛病又发了？”“哎！是，是老毛病又发了，又发了，噢唷唷唷。”“老毛病要看好！复发就麻烦了，可要对症下药啊！”“是！是！领导关心，领导关心。”李震江又故意问陆阿山说：“那明天放排，你看有问题吗？”“问题没啥！喏！我算

在南江上多走了几趟，我要求明天也在头排上，可以协助协助，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一把力！”

小王一听，心想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上头排，就在后面拉师傅的衣裳。老李想了一想对陆阿山说：“好！就这样决定了！”

那么陆阿山为什么要上头排呢？原来他已经在头排上做好了手脚，现在主动要求上头排，一来可以伪装积极，二来排散了不会疑心到他，必要时还好随机应变。真是自作聪明！

李震江胸有成竹，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头排上的钢丝绳很可能是陆阿山锉断的。你要上头排，最好没有，你不来我也要叫你来，对阶级斗争决不能回避，必须在斗争中争取主动夺取胜利。李震江又想到明天过青龙滩是关键性的一仗，这不仅是木排能不能闯过青龙滩的问题，而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水里的暗礁虽然摸清了，但是前进道路上的暗礁，还有待进一步摸清，斗争是多么尖锐复杂啊！

第二天天刚亮，木排浩浩荡荡放出南江。

头一联排由两块木排组成，好比公共汽车加了一辆拖车。小王站在排头，老李和陆阿山站在排梢，手中紧握排棹。啥叫“排棹”呢？排棹是行排的工具，好比是小船的桨，大船的橹，木排靠它来定方向。老李手中还拿着一面指挥行排用的三角小红旗，后面的木排都听他指挥，好比是领航员。一路上老李挥动着小红旗指挥得非常果断、沉着。

可是陆阿山在一旁越想越气，他想：都是你们这些人造了我的反，撤了我的职，如今还要夺我南江上的权。过去南江行排，只有别人听我陆阿山的，哪有我听别人之理？！想着，恨得

蹬了一脚。

陆阿山的一举一动，李震江清清楚楚看在眼里，故意问了一声：“这只头排扎得还不错吧？”

陆阿山一听，心里“别”一跳，但强作镇静说：“名师必出高徒，你们师徒俩的手艺还有啥闲话讲呢？”老李想：这个家伙确实坏，排还没有散，他已经在往我们头上推了。要不要点他一下？不，为时尚早。

不多一会，头排已经来到青龙滩。

青龙险滩不平凡，水道曲曲又弯弯，

上下相差三丈三，好似瀑布天上来，

江水奔腾如虎啸，胆小岂敢来闯滩！

木排经过青龙滩，就象游泳池里高台跳水一样，直窜而下。排头窜下来，小王半个身体浸在水里，他毫不畏惧，两手紧握排棹。此时，前面一块木排还没有浮出水面，只听见“啪”的一声，钢丝绳断了。陆阿山一听，心里高兴，钢丝绳一断，头尾分离，横冲直撞，碰到礁石上，头排就会象一把筷子一样散开，头排一散，后面的木排正在急窜而下，整批木排就会被打散。今天的戏就好看了！我看你李震江回去拿什么交帐？看你能神气到哪一天？今后南江行排还得听我陆阿山！想到这里，有点飘飘然。

但是奇怪呀，钢丝绳断了很久，怎么两块木排仍旧一前一后不分开呢？仔细一看，陆阿山吓出一身黄汗。原来当中的钢丝绳虽然断掉，两旁边却还有两根钢丝绳带牢，好比公共汽车拖车当中的钩子断掉，两边还有两根链条，当然不会分开。看来我做的手脚已经被他们发觉，这怎么办？

那怎么会这样的呢？不交代同志们也清楚，是老李和同

志们昨天加了安全措施，当中这根钢丝绳不过给陆阿山留下罪证罢了。

陆阿山正在发楞，忽听李震江喊了一声：“注意，前面是危险地带！”小王一看不好，前面有一块大礁石，象一座小山一样拦住去路，木排对准礁石撞上去，只有几十公尺距离。

小王要紧喊：“师——”“傅”字还没出口，只听见李震江高喊一声：“扳掉！”小王用足气力将排掉扳过来。

陆阿山暗吃一惊，觉得这一声很厉害，喊得过早排要往岸上撞，喊迟了要往礁石上撞，这一声正喊在点子上。今天如果给你安全闯过青龙滩那还了得，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故意叫了一声：“好！推掉！”喊着从相反方向猛冲过去。陆阿山这一下极其恶毒，李震江早有准备，大喝一声：“住手！”一掌把陆阿山推开，用力扳掉，但木排仍然受了影响，向礁石方向冲过去。

陆阿山一看不好，这一下撞上去要粉身碎骨的，还是赶快溜。他正准备跳水逃走，老李一个箭步上去抓住他的衣领，陆阿山把衣裳一脱，“扑通”一声跳到水中。因为跳得太急，连吃好几口水。

小王正准备跳下水去抓他，只听老李喊了一声：“注意木排！”小王急中生智，拿起竹篙往礁石上一顶，可惜用力太猛，“叭哒”竹篙断掉。老李临危不惧，忙将手中红旗往头顶上一挥，只听见有人喊：“当心！”从右面飞来一根绳子，不偏不倚正套住排头往外一拖，但木排的冲力实在太太，拉不过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听又有人喊：“不要紧！还有我们！”只见从左面伸出三根竹篙，将木排往外一顶，前面一块排，离开礁石只有五公分距离擦了过去。但转弯的角度实在太太，后面一

块排仍然向礁石上撞去。老李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双手推住木排，准备用脚抵住礁石，不使木排触礁。这一着非常危险，弄不好身体夹在木排和礁石当中，就会粉身碎骨。

李震江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一心只想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双脚用力一蹬，木排安全避过礁石。

小王回头一看，见土龙木呷老阿爹和三位女民兵站在滩上向他们招手。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声喊：“谢谢你们！”再一看，老阿爹的绳子在水里好象又套住了什么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落水狗陆阿山。一切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梦想阴谋复辟的阶级敌人，决逃不出这样的下场！

再一看，师傅威风凛凛，手举小红旗，在指挥后面的木排过滩。

排过青龙滩，小王来到师傅身边，捡起陆阿山那件衣裳，觉得口袋有些沉甸甸，掏出来一看，是一把套在布袋里的锋利无比的小锉刀。

小王很有感触地讲：“青龙滩，青龙滩，滩险流急不平凡，青龙滩中多暗礁，最险还是陆阿山！”

老李讲：“对！小王，你闯过青龙滩，这还是第一次。今后放排，暗礁、险滩必然还会遇到，但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航向，定能闯过一切暗礁、险滩，勇往直前！”

试 航



(根据王金富、朱其昌、余彭年同名小说改编)

机电一局故事员学习班 姚原刚

旭日东升，阳光灿烂，一个夏末初秋的早晨，上海黄浦江东岸，一家造船厂的码头边上，停着一艘国产万吨轮。这艘银灰色的万吨轮，象一座小山一样，昂首挺胸，英姿勃勃，看上去好不威武雄壮！巨轮的船头两旁，各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大字——“东方”。这两个大字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光彩夺目。

今天“东方”号万吨轮将要出海试航，船上各个部门都已经做好了出航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这时，在高高的船顶甲板上立着两个人，前面一个年纪三十五、六岁，身材高大，长方面孔，皮肤黑苍苍，浓眉毛，大眼睛，非常有神，他就是共产党员、“东方”号万吨轮总指挥——陆大刚。旁边一个，年纪五十开外，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但是，身体结实，精神饱满，老当益壮，他是万吨轮装试组组长、老工人阿梁师傅。

此刻，广播喇叭里又一次播送台风消息：“同志们请注意，今年第八号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请大家作好充分准备。”陆大刚听了后心里想：国产万吨轮是在激烈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制造出来的。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建设海上铁路；而有一伙人却拚命贯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路线，有的人

头脑里有崇洋迷外思想，就和这条错误路线一拍即合。象外运局陈宗杰这样的人，他先是不相信中国工人能造出万吨轮、万匹机，等到我们用自力更生精神造出了万吨轮、万匹机，他又横也不称心，竖也不放心，不肯验收，我们几次要求试航，他总是推三托四，一会儿说“船员没有”，一会儿说“时间实在排不出”。今天台风要来了，陈宗杰却突然提出要重载试航，这种种表现，都和那条错误路线一脉相连。所以，这次试航，既要斗台风，更要斗崇洋迷外思想和错误路线，斗争肯定是激烈的。陆大刚想到此地，坚定地阿梁师傅说：“阿梁师傅，迎着台风试航，可以让同志们闯闯风浪。再说不管什么样的风浪，我们工人阶级都懂得怎么样对付！”阿梁师傅亲切地拍了拍陆大刚的肩膀：“大刚，你讲得对。相信用自力更生精神制造的万吨轮、万匹机，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

海关大楼响起了雄伟的《东方红》乐曲，接着钟声“铿……”敲了八记。上午八点钟，“东方”号万吨轮拉响汽笛，“波——”，主机发动，螺旋桨飞快地转动，巨轮两边白浪滚滚，船顶上五颜六色的彩旗“啪……”迎风飘扬，“东方”号巨轮离开码头，开出了黄浦江。

到了下午，只见在船舱会议室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此人年纪五十左右，身体肥胖，头发虽然不多，但是梳得蛮光亮，鼻梁上架着一副阔边眼镜，上身一件雪白的衬衫，下面一条灰色的凡立丁西装裤，烫得笔挺，脚上一双黑皮鞋，擦得澄亮。他就是外运局验船组副组长陈宗杰。

陈宗杰解放前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国船行里混过几年，他对洋本本、外国轮船崇拜得五体投地。解放后安排在外运局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他得到某些人的重用，担任技术处副

处长，凡是出国去接船，都少不了他。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了他的崇洋迷外思想，叫他验收国内自己造的大船。陈宗杰表面上不响，内心是一百二十四个不惬意。现在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两张照片正看得起劲，一张是国外“海洋”号轮船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国产“东方”号万吨轮的照片。陈宗杰看到“海洋”号时，点头微笑：“海洋”号呀“海洋”号，船体新颖，机器又是狄得姆公司的名牌；再看到“东方”号时，觉得船体倒还不错，但是他马上就皱起了眉头，摇了摇头：“东方”号呀“东方”号，土设备七拼八凑造的机器，总归不会好！陈宗杰心里想，这次我特地拣了这个台风天气进行试航，看上去“东方”号主机肯定要出毛病，到那时，国产万吨轮还是要进口外国机器，我末，又可以出国去接外国船、外国机了，嘿嘿嘿！

陈宗杰闭拢眼睛正想得出神，连陆大刚、阿梁师傅走进来也不知道。陆大刚上前轻轻叫了一声：“老陈，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陈宗杰睁开眼睛一看，要紧立了起来：“喔，是总指挥来了，喏，你看看，这是外国‘海洋’号轮船，人家有几十年造船经验，有一整套设备，船就是比我们的好。”陈宗杰说着，把手里这张照片递到陆大刚面前。陆大刚并没有去接照片，只是对“海洋”号看了一眼：“外国船再好，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产万吨轮是个新生事物，缺点当然难免，不过今后的前途肯定是非常广阔的。陈宗杰同志，你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外国货呢？”陈宗杰看到陆大刚锋利的目光，只得把手缩了回来，拿照片放进了皮包，然后笑着说：“总指挥，你来了，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谈谈这次试验的具体项目吧。”边说边从袋袋里拿出一叠报告纸：“总指挥，我们研究了一下，这次试验项目，一共是三十五条。”

陆大刚接过来看了一遍，笑笑说：“呵，老陈对这次试航真够关心，试验项目还真不少嘛！”“哈哈，要求高一些，可以保证质量嘛！”“阿梁师傅，你把工人老师傅讨论的那份试验项目单拿给老陈看看。”阿梁师傅把手里一份试验项目单“啪”朝台子上放：“老陈，我们工人老师傅提出的这次试验项目一共是五十条！”

陈宗杰一听五十条，心想：这三十五条，我就料定你们过不了关，还提啥五十条！他拿过那份试验项目单，张大眼睛仔细一看，啊！居然比我提的三十五条还要多十五条！陈宗杰目瞪口呆，心里想，这次开船以后，第一个回合就被陆大刚占了上风。他朝船头看了一眼，既然如此，我就再出个题目给你陆大刚做做，看你怎么样。“啊呀，了不起！了不起！工人师傅对自己造的船要求真高。不过，我想为了更好地考验一下机器的性能，干脆再加上一条，船头压水。”

什么叫船头压水呢？就是要在船头底舱里压上几百吨水，这样一来，船头由于分量重就要低下去，船尾巴就要翘起来，螺旋桨就会露出水面，又加上要在强台风中航行，对机器不利。陆大刚听到船头压水，感到果然不出所料，陈宗杰在这次试航中是准备有意刁难的。要是在几年以前，陆大刚碰到这种情况，马上就会跳起来，但是，经过这几年来斗争实践的锻炼，陆大刚养成了一种在复杂情况下善于沉着思考的习惯。“船头压水？老陈，你过去接外国船的时候，有这样一条吗？”“没有。”“那你今天验收我们国产船又为什么要船头压水呢？”“这个……咳，人家已经搞了几十年，是有把握的。国产万匹机是用土设备搞出来的，还是要求严格一点比较放心。”“哦！有的人在洋人面前低惯了头，现在想叫我们中国的万吨巨轮

也低着头航行！”阿梁师傅实在耐不住了，他激动地讲：“陈宗杰，我打个比方，要是把你的头揪下去，叫你走几十里路，你看行不行？”“这个……”陈宗杰一听，话中有话，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尴尬地说：“总指挥，哎，老师傅，不能这样比喻，不能这样比喻呀！喏，我是想考验一下主机的质量，哎，主要想保险一点，这也是对国家负责呀。”“哈——”陆大刚爽朗地笑了一声，“对国家负责？！陈宗杰，听说你过去接外国船时，只试了二、三十个小时，就马马虎虎算了，难道这也是对国家负责吗？今天对我们国产船不但要试一百二十个小时，还要加上船头压水，看来，你只相信外国资本家的广告，却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一丝不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啊！”

“这……”这一下，陈宗杰张口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额角头上的汗也冒了出来。他拿手帕揩了一下头上的汗，定了定神说：“总指挥，请不要误会。既然这样，船头就不要压水了。”

这时，十级台风的前锋已经来了，风“呼——”吹得一阵紧一阵，乌云滚滚，海浪滔滔。俗话说：“大海无风要起三尺浪”，现在风大浪就更高，只看见汹涌的浪头排山倒海，“轰通、奔吞”，一个接着一个冲向船头，冲起的浪花有几丈高，海浪象凶恶的豺狼那样，一直从锚链孔窜上甲板，台风夹带着暴雨劈天盖地落下来，黄豆大的雨点“辟咧啪啦”打在船窗玻璃上。陈宗杰看到这种天气，心里暗暗得意，陆大刚呀陆大刚，大风浪已经到了，“东方”号是不是经得起考验，还得走着瞧！

“东方”号万吨轮经受着强台风的严重考验。陆大刚就象那战场上的指挥员，站在驾驶台上，双目炯炯，紧盯着前方，他配合船长勇敢顽强地指挥着“东方”号巨轮加快马力，全速

行驶，顶风破浪，奋勇向前！随着大船左右二、三十度的颠簸，船舱里台子上有几只没有放好的搪瓷茶杯，哗啦啦滑到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有些青年工人已经晕船、呕吐。但是在陆大刚的沉着指挥下，大家互相鼓励，团结一心，个个坚守岗位，同风浪进行搏斗！

时间飞快地过去，“东方”号已经经历了一百十八个小时的快速运转考验，情况一切正常。只要再过两个小时，这个试验项目就可以完成了。陈宗杰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倒也有些犹豫，看来今天国产万匹机的质量还不错嘛，难道真的是我的思想有毛病吗？不，不可能，我就不相信用土设备造出来的机器能比得上外国狄得姆公司的名牌机！现在还有两个小时，到底怎么样，还得走完再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机舱的话筒里传来了阿梁师傅的声音：“大刚，第六缸温度偏高，现在还在上升。”陆大刚听后心想，汽缸发热，难道说汽缸质量有问题吗？不，不可能！我们的汽缸在出航前反复做过试车考验，情况很好。那现在汽缸又怎么会发热呢？陆大刚镇定沉着，很快地沿着船梯走下了机舱。到了主机旁边，马上拿半导体测温仪的开关“啪啪啪啪啪”开到第六只汽缸，根据箭头所指的温度，第六缸已经到了摄氏四百五十几度，而且还在上升。阿梁师傅告诉陆大刚，刚才已经检查了汽缸外面的部分，没有发现什么情况。陆大刚马上拿起一根细的短铁棒，一头顶在汽缸外面，一头放在耳朵边，细心地听着汽缸的声音，他象医生诊断病情那样的细致和小心。

再说，陈宗杰也听到汽缸发热的消息，他马上拿了只手表，摇摇晃晃来到机舱里。陆大刚同工人老师傅正在紧张地

战斗，他却两只手插在袋袋里，心想：我老早讲过，照中国目前的条件，不可能造万匹机，却批判我崇洋迷外，可是现在，主机出毛病了，弄来弄去，还是要进口外国机……，现在机舱里大家的目光都紧盯着陆大刚。陆大刚听了一会，站起身来，果断地立即下达命令：“同志们，根据声音判断，汽缸不可能有毛病，看来是冷却问题，现在立刻停车检查！”阿梁师傅马上把操纵杆朝身边“喀——”一拉，主机慢慢地停了下来。这时，其他老师傅已把主机的密封门打开，里面一股热油气味“蓬”朝外面喷出来。陆大刚一只手拿了工具，一只手拿了一盏行灯，钻进了黑洞洞的主机。立在一旁的陈宗杰看到主机一停车，急忙把马表“喀嚓”一揪，马表“嚓……”马上走了起来。陈宗杰心里想：按照考核规定，停车只要超过十五分钟，那前面所试的一百十八个小时，就要全部作废。

陆大刚钻进了主机后，通过细心检查，发现果然是冷却问题，主机和汽缸并没有毛病，主要是由于风浪太大，船体颠簸，震动太猛，油管接头被震松了，造成油管漏油，汽缸缺少冷却油后温度升高。陆大刚找到了原因，非常熟练地扳紧了油管接头，钻出了主机。大家一看，陆大刚身上都是油，汗水已经把衣裳湿透，但是他却红光满面，精神百倍。“大刚，情况怎么样？”陆大刚兴奋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主机很好，经得起风浪考验，油管接头震松，现在已经扳紧，马上开车！”“好！”几个小青年高兴得跳了起来。

大家很快把密封门关上，阿梁师傅发动主机，汽缸温度开始下降。陆大刚走到陈宗杰面前，豪爽地问：“老陈，马表上走了多少时间？”陈宗杰揪掉马表，支支吾吾了一阵，才低声说：“十三分零三十秒。”“哈……”工人们发出了一阵笑声，陈宗杰